

孤岛

就要沉没



苏 群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孤 岛 就 要 沉 没

苏 群

孤岛就要沉没

苏 群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875印张 5插页 184,000字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64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恶 梦	1
春江行	16
风与火	29
绿 苗	40
夜 曲	57

第二章

高枕无忧	70
万城冬日	87
血溅赌寮	101

第三章

落 蛟	121
大路朝天	134
“太平年”	147
惊 蛇	159

第四章

重返万城	178
------	-----

祭 水.....	190
着 魔.....	203
女 流.....	217

第 五 章

郎 猫.....	231
三岔路.....	247
江河水.....	263

后 记.....	278
----------	-----

第 一 章

恶 梦

“不怕荆州刀兵动，只怕南柯一梦中”。这古老的民谣，唱的是往日的恐怖而悲惨的梦。

富饶而美丽的江汉平原，江河滔滔，湖泊遍布，世代哺育着这里的人民，也是伟大的祖国一座富有的粮仓。可是，载舟之水也能覆舟，那终年滋润土地的江河，有时也会暴怒。在那洪水骤至的夜晚，人们还在沉睡之中，几乎还来不及一声呼救，转眼之间就葬身水底了！多少年来，多少人家，多少次梦里遇难啊！

半个世纪以前，初夏的一个夜晚，这种恶梦又一次重现了。在那风雨飘摇的黑夜里，震天动地的水声突然从远处传来，转眼间浪头已推倒了房屋和树木，草垛漂浮起来，道路、田畴全不见了。洪水统治了天地间的一切，凡有生命的东西，似乎都被洪水一口吞掉了！

幸存者终归会有有的。在一座祠堂的屋顶上，有人从里面把瓦片推开了，一瞬间一个男青年的头钻了出来，他光着身子，从洞口蛇行而出。旋即转过头来，向里边急叫：“快，快上来，

快呀！”

里面伸出一双女子的手，先给他递来衣服，又递出一个布包，然后才抓紧他的手，让他拉上了屋顶。

天已破晓，雨势渐弱，借着微弱的天光，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教员模样。那女青年身孕已经大了。他们茫然地偎依在屋脊旁，呆呆地望着无边的洪水，任凭风雨吹打着。

这场大雨，已经持续三昼夜了。眼看着湖塘涨满，道路成河，已有多少土屋被泡塌，人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！那些可怜无告的乡民们，有的跑去加固堤防，对它还抱着一线希望；有的取下门板，暗暗地绑扎木排，准备逃生；有的却跪在泥水里呼天号地，祈求上苍饶恕。可是，这一切全都无用，洪水又一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骤然来到了！

屋顶上的两个年轻人，在风雨中已呆坐多时了。尽管衣服早已湿透，但他们却忘了寒冷，一直在四下张望。这祠堂已经相当破旧，万一被泡塌，那就只有葬身鱼腹了。那男青年叫赵黎明，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，极目向远处搜寻着，想从绝望中找到一条生路。

天已大亮，雨更小了。水面上不时漂来一些木材或桌椅。如果只是他一个人，随便抓点什么，是完全可以漂出去的，漂到有人的地方，就可能得救。但是现在不行，身边还有怀孕的妻子李振英，叫她如何受得了！不过，他仍没有灰心，继续四处瞭望着。

突然，他睁大眼睛叫道：“振英，有办法了！船，看，那是船！”

远处柳林边上，果然有只小船，它只在原处摇荡，始终

没有漂走，看样子是被树枝挡住了。他没有犹豫，站起身来就准备跳下水去，李振英高叫起来：“黎明，不能，你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他已经跳进水中了。

赵黎明在洪水中破浪前进。他侧着身子切开水面，就象鱼一样飞快地向柳林靠近。近了近了，他伸手扒住了船舷，只见他纵身一跃，干净利落地登上了小船。

这是一只空船。两边有桨，舱内积了半船水，船头的棕缆散开了，乱纷纷地挂在柳树枝桠上。看样子这是谁家系在岸边的船，被风刮断了缆绳，漂到这里来的。他从舱里摸出了一只瓦盆，使劲把舱里的水往外泼去。然后他把缠在树上的乱绳拉开，把散开的绳头挽住，立即荡起了双桨。

小船划到屋檐边，李振英慢慢挪移下来。刚刚划开丈把远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那屋子坍塌了。

不知漂泊了多少时辰，小船划近了一道土岭。虽然辨不清这是什么地方，但总算见到彼岸了，他们带着庆幸的心情向岸边划去。

小船划上了浅滩，赵黎明跳下水去推着，推了好一阵，终于靠岸了。他让妻子在船舷上坐好，自己要先上去看看。

这是几道土岭，上面零零落落地长着一些小树，远处也有几户人家。此时此刻，这贫脊的土岭倒是得天独厚了。上面已逃来了一些灾民，三三两两地在雨里站着，坐着……

一位身披蓑衣的老人一直伫立在高坡上，那无限忧郁的目光呆呆地望着刚上岸的年轻人。他也许是想打听一下情况，慢慢移动了脚步。

“老人家，”赵黎明先打了招呼，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八岭。”

“八岭？这就好了！”他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。

“唉！好什么！不过多挨一时罢了。下面的田全淹了，没淹死的人还不是饿死！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沙港，大伯。”

“那边……”

“也一样，全沉在水底了！”

老人只是叹气，混浊的眼泪一直在流。

“大伯，您是岭上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家里挤满了人，全是岭下逃来的。我闷得慌，出来看看。”

这时李振英慢慢走了过来，老人一眼看出她是个孕妇，忙说：“不，屋里再挤也得给她找个地方，遭孽，她不能在外头淋了！走，到家去吧！”

“谢谢大伯，我向您打听个人，他叫郝鹏，您老认识吗？”

“认识，他就住在那道岭上，离这儿三里多路。”

赵黎明带着一种绝处逢生的心情，转身对妻子说：“这就好了，那边就是郝鹏的家，他会安排得很好的。你就在这等我。”

李振英惊异地望着他：“怎么？这种时候，你……你还要去？”

赵黎明央求地说：“振英，这不是昨天谈好的吗？你已经答应了。”

“那是昨天！你看看这水，你要去死吗？”

“死也得去！”

李振英哭了：“你去吧，去吧！你……就忍心把我一个人丢下？你……”

赵黎明尽量温和地说：“振英，原谅我，你知道，我一直不会卿卿我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。眼前，钟老师的处境一定非常困难，本来是要去看看的，遇上人家最困难的时候反而不去了，良心上过得去吗？难道要等人家升官发财的时候才去吗？你我都不是那种人，还是让我去吧！振英，体谅我。再说你也了解郝鹏，这一回我们的头拴在一起了，他会把你照顾得很好的。”

李振英含泪望着他：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一定速去速回，除非死了。”

李振英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随即把手里的布包丢给了他。

他这才对老人说：“大伯，我们跟郝鹏是同学，叫她到那里暂住一时，您给她指指路好吗？我有点急事，要到荆州去一趟。”

老人一边点头一边说：“可得，你放心，我送她去，她是得有个安身的地方。你小哥也要当心哪！风大浪高，你这小船……不过，你能划到八岭来，看样子还是可以对付的。这儿离荆州，不太远了。”

赵黎明又向老人拜托了一番，等他们上路之后，才提起布包重新上船。

天虽没有放晴，雨却渐渐住了。他解开布包，取出一套灰布军装，穿好以后才向荆州方向划去。

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，犹如一只息鳃在水面的沙鸥，时而被推上浪峰，时而被卷入浪谷，时而被波涛吞没了，转眼间又钻出水面。心事重重的赵黎明，自然没有沙鸥那样的安闲，他一面细心应付着面前的惊涛骇浪，一面想象着荆州的情景，想象着他所怀念的人——他现在一定非常困难，我又能帮他干点什么呢？

这是沧海横流的时刻，水程艰险，寸步难移，小船顽强地向前划着，划着，……终于消失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了。

古城荆州，已被洪水团团围困了。转眼间，繁华的城市变成了弹丸孤岛，恐怖、凄惨正笼罩着全城，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！

好象有一种无边的法力，骤然把长江托起来了。水位早已高过堤内的楼房，“船在屋顶，人在水下”的可怕景象出现了！沙市、荆州危在旦夕。

可是，长江仍在暴怒中，吼声如雷，波浪如山，巨浪推着巨浪，洪峰连着洪峰，继续威胁着已被震慑的人们。

荆州城内，一片愁云惨雾。

西半城已经渍水很深，不时传来房屋倒塌的声音，伴随着人们凄厉的呼救声，一些贫苦的居民，顿时失去了寄身之所，惊慌失措地扶老携幼，哭哭啼啼向东半城转移。

东半城，地势虽高，但同样被恐怖包围住。街道上，屋檐下，到处麇集着灾民。有的打着伞，有的顶着芦席，痴呆呆地坐着，站着，连哭喊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店铺全关了门，大街小巷一片惶恐不安。也有不少人在乞求神灵，一边焚香

叩拜，一边数说着世人的罪恶，祈求神灵消灾免祸。

城门上的闸板都已装上，但在仓促之中，西门的闸板没有到位就填上了泥土，现在泥土被冲开，水从闸缝里射进来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急骤的警锣撕裂着人们的心，一些士兵和民众慌乱地赶来抢堵……

平日飘逸不凡的北门城楼，顿时失去了它的风采，正在苦雨凄风之中簌簌发抖。在它的身旁，一个更大的险情出现了：从昨天起，城墙根出现了漏洞，开始浑水汨汨地流，人们就用土袋去压，谁知越压越大，眼前已冲起了桶一般粗的水柱，人们困乏不堪，抢堵已经无力，城陷迫在眉睫。

驻军特务团李团长，率一营官兵在这里防守，虽然相当尽力，但终不见奏效。北门进水与城中的渍水一汇合，眼看西半城已是一片汪洋了！

北门正街上的居民们也慌乱起来，妇女儿童号哭乱叫，盲目地向外奔逃……

湖北省第七区专员公署的大厅里，专员兼江陵县长钟少波正站在电话机旁。他抓着摇把呜呜地摇了一阵，声音嘶哑地呼叫：“沙市，沙市，堤工局，给我接堤工局……唉！”不通，再摇，还是不通，他愤然坐下。

钟少波还不到四十岁，长脸儿，微黑，嘴唇稍厚，浓密的眉毛下，有一双灼人的眼睛。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后，又留学日本，在早稻田大学政修系毕业。他没有当过兵，但平时举止矫健，服装整齐，素有军人风度。现在正指挥军民抗洪，他穿了一套灰布军装，扎上了武装带。大概是从堤上下来不久，军

装上的泥巴还没有干。看样子他相当疲惫了，半躺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一动不动。

这时候，秘书徐玉田和一个职员走进来，钟少波机警地睁开眼睛，徐玉田走到他的身边，说：“专员，堤工局一直说大堤没有问题，我们认为情况不实。”

钟少波睁大了充血的眼睛：“有根据吗？”

那个职员走过来：“专员，我是本地人，对情况有些了解。属县管的民堤，主要是承受沮漳河来的水，那边是黄土，水自然是黄的。堤工局专管长江干堤，长江两岸多红土——不是有几处赤壁吗？所以那水是带红色的。现在围城的水就带红色。他们一再说大堤安然无恙，我不相信。单是民堤溃口，水势也不会这么大呀！”

钟少波痛苦地思索着，过了一会才说：“你说的自然有道理。可是，现在交通断绝，电话线也冲断了，外面的情况一无所闻，无根据的话不能说。情况总要查明的。眼前，民堤几处溃口是实，这是县里的责任，自然首先由我承担。严重的问题是，我们只剩下这座孤城了，只有决一死战，戴罪立功，或可聊以自慰吧！现在我想知道，这城墙挡水的能力到底怎么样？你们详查过没有？”

徐玉田答道：“我翻过《县志》，那上面说，这城是乾隆五十三年重修的，城基是条石，外壁是特制的城砖，全用糯米煨石灰焊筑起来的。那上面还说，为防止民佚偷食，要在煮沸之前加放石灰。这种做法别处也有，它是很牢固的。城的内壁是土，土层比一般堤防还厚。另外每道城门都备有闸板，看样子是早有防水准备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那个职员紧接着说，“当时有这么两句话：防水为主，防匪次之。”

“嗯，”钟少波沉吟片刻，说，“既然先人已有考虑，我们就更应该死守了。你们快上堤去吧！让我再摇摇电话。”

徐玉田转身对那个职员说：“你先走一步，我马上就到。”说罢他打开了自己的抽屉，拿出几页纸，慢慢走到钟少波面前，低沉地说：“专员，各县的电话……用不着打了！您看，这是我昨天夜里和今天凌晨的……电话记录。”

钟少波接过来一看，霎时目瞪口呆了。

在这分字迹潦草的记录上，出现了一幅悲惨可怖的图画。昨夜，沔阳不通，洪湖中断，监利告急。今晨，几乎全部不通，连告急的声息都没有了。在这之前，沙湖、排湖、洪湖、黄荡湖已经没有了边界；东荆河、虎渡河、松滋河、沮漳河，已经泛滥成灾；通海口、尺八口、泽口、松滋口也早已成为不吞不吐的死口了！问题十分严重，在他的辖区之内，除部分山地和丘陵外，已经变成洪水统治的世界了！他气急败坏地问：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

徐玉田含泪说：“专员，线路不通，局面已无法挽回，我怕您……现在，只有象您说的死守这座孤城了！”

“唉！”钟少波颓然坐下，象是在自语，“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，这一仗，一败涂地呀！”少顷，他抬起头来，“玉田，赶快设法报告省府，不，不是报告，是告急，十万火急！”

“嗯。”徐玉田见他如此沮丧，本不忍心再说什么了，但又不能不说，于是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专员，眼前……最要紧的是，北门的险情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看那是堵口的方法不对，你赶快派人到江陵中学去请杨校长，他是学土木工程的，应该懂得一些。”

徐玉田面有难色，说道：“去过了，可他，被老百姓抓起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人说他是洋鬼子，怪他冒犯了水神，要把他丢到水里去祭江。”

“胡闹！”钟少波拍案而起，“野蛮，愚昧！派两支枪去，把他要过来！”

徐玉田忙来劝阻：“专员，这种时候，不可轻易弹压，万一发生哗变，就更难收拾了！我再去想想办法吧！”

“唉！如此公民，安能抗敌御侮哟！”

“您先休息一下，李团长在北门，他说叫专员放心，人在城在，城亡人亡。尽力抢堵就是了。我来摇摇电话，再问问堤工局的情况。”

钟少波忧从中来，叹道：“唉！平日的政务是千疮百孔，一旦洪水到来，自然险象环生。什么官堤民堤，不过是我们政局糜烂的缩影！”

正在这时，徐玉田突然叫道：“专员，通了！”紧接着又对听筒喊了两声，“喂喂，沙市，要堤工局徐局长，对，专员找他。”

荆江堤工局设立在沙市江边，地处海关大楼与镇江宝塔之间，居高临下，形势险要。它是省里江汉工程局的派出机构，只在行政事务上由专员公署和江陵县府代管。由于这种

双重关系，局长徐金阶对钟专员并不十分在乎。但此人善于周旋，交际手腕运用纯熟，军政各界都应付得八面玲珑，对于钟少波这样的行政长官，表面上自然也是非常恭敬的。

徐金阶气喘吁吁地走过来接电话。看来他有五十多岁了，长得很富态。可是眼前的打扮有点特殊，这样的季节，他竟穿起了长衫马褂，而且是光头、赤足。原来他是刚从江边回来，那里由地方士绅们设下了祭水的香案，由堤工局长亲自主祭，在焚香叩拜之后，他脱下了帽子和鞋袜，作为自己的“替身”投入江中了。他还念念有词地祷告着：“金阶甘愿以身殉职，代庶民百姓请罪，唯愿上苍鉴恕”，云云。他那虔诚可怜的样子，把在场的目睹者都感动了。当然他心里并不轻松，满脸的枯皱越发显得更密更深了。

他刚回到局里，钟少波的电话来了，他抓着听筒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哦，专座，我是金阶，嗯，大堤嘛……是，万城大堤，还好，是的，还好。哦，对对，这是昨天的报告。今天嘛……专座，这您知道，外面的电线全冲断了，联络不上呵！是是，是专座，这我懂，我昨天就派鲁工程师去过。只是……风浪过大，船上不去，硬是被冲回来了！是，专座，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送过去，一定！专座放心，大堤防护是我的专责，敢不尽心竭力吗？不过……眼前民堤都倒口了，大堤腹背受敌，江水再若不退，那恐怕……就很难保险了。不不，我这决不是推诿，这是实情呀，专座！”

徐金阶悻悻然放下了听筒，一边擦汗，一边向后宅走去。

他的如夫人丁四姐，是个三十来岁的少妇。原是四川万

县城内的一个“小家碧玉”，俏丽、机灵，颇有姿色。被徐金阶纳妾后，几年官场的生活，使她变得放荡、泼辣了。她走过来一边帮丈夫更衣，一边骂道：“看你这个鬼相！急有啥子用嘛！”

徐金阶愤愤地说：“他妈的，钟少波在电话里盘我！我上有省局，身边有司令部，我听徐司令的，怕你个小小的专员不成！”

丁四姐撇撇嘴：“你就会在屋里吹牛！呃，现在我不跟你狗扯羊皮，我叫你在大陆旅社三楼上给我包套房间，包了吗？”

“你呀！这种时候，还凑什么热闹！我们这儿地势最高，要是淹了堤工局，就连镇江宝塔也得淹掉半截。”

丁四姐撒娇：“偏要，老子就要！”

“你要，就包一套，这该可以了吧！”徐金阶无可奈何地应付着，忽然，他的眼珠子一转，“对，包，包两套，派个船，去把专员夫人接过来，跟你做伴，好不好？”

丁四姐又是撇撇嘴：“刚骂了别个，又去巴结别个！偏不，我不喜欢跟大官太太住在一起！”

“你呀！妇人之见。荆州地势低，眼前被水围困，钟少波心急火燎，正想往我身上煞火儿，我不计较，反把他的夫人接过来，叫他有火也发不出来，这叫釜底抽薪。你们娘儿们，只管坐在高楼上逍遥去。再说，大灾临头，官大干系大，她敢小看你？”说着他拿出了一张名片，在背面写了几个字，走到门口叫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一个听差跑进来了。